

拓宽人文视野 抒写教育情怀

自从2020年初以来,随着新冠病毒引发的肺炎在全世界广泛传播,我国的防控形势也很严峻,反反复复。

在疫情严重的情况下,防疫工作就抓得紧些,人们也会更自觉地参与防疫工作,在暂无疫情反复的时候,大家又会不自觉地放松警惕。不久前,我看到了有人在商场门前监督进入商场的人必须佩戴口罩,而他自己却把口罩拉到下巴上,这样的行为引起路人的不满和议论。

在我的印象当中,以前几乎没有在意过口罩为何物,只是曾经在化工厂上班时戴过防尘口罩,而自从疫情发生后,虽然不喜欢,但口罩成了和手机一样的出门必需品。我想,要是没有这该死的病毒,我这一生也戴不完这一两年用过的口罩数量。

经过长时间的不离不弃,朝夕相伴,也让我们对口罩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它已经成为了出门时和身份证、手机、钥匙和钱包同等重要的生活必需品。有人调侃说,古人出

口罩

■ 汤云明

远门时要骑枣红马,现在的人出远门则要准备戴着口罩的“绿马(码)”,而要是有了枣红马(码),那将是寸步难行的事。

以前,我们常用戴着面具说话来形容社会交往当中的有所保留和不坦诚,甚至是有欺骗或敌意,如今,口罩的确是个好东西,它让我们随时随地可以理所当然地戴着半个“面具”说话,也不会让人反感。自觉地戴着口罩交往,看似疏远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其实正好相反,它保护了各自的安全和尊严。

其实,口罩还有另外一个功能,那就是在口罩的遮掩下,我们只能看到对方的额头、眼睛、头发等部分,而把最影响相貌的脸和嘴巴、鼻子、下巴等部分遮盖住了,这样一来,在街头看到的美女、帅哥都会突然增加

了许多。

由于口罩的使用量越来越大,一些人也从看到了商机,几乎所有的商场、超市、影院、娱乐场所都会在门口顺带出售口罩,以方便没有准备口罩的人进入。街上的小卖部、杂货店也经常顺带卖口罩,甚至还有人会拿着口罩在医院、机关、学校、银行等大门口兜售,销量还不错。当然,也有一些市民或店铺会在别人急需时把自己多余的口罩免费送给素不相识的人,也算是在疫情肆虐的情况下,社会生活里的一些感动。

当然,随着口罩使用量的增长,它又是一次性用品,也让口罩成为了社会的公害,一些人随意乱丢或不注意把它弄掉,如今的公共场所,在地上经常可以见到的垃圾中,

除了烟头、废纸、食品包装、果皮,就是废旧口罩了。

俗话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我们控制病毒的科学技术和病毒的发展变化也是一个互相提高、互相赛跑的过程,随着病毒的不间断变异,它的毒性和传染性也在不断地加强,而我们研究出来的疫苗、药物等直接防疫措施甚至可能会滞后,那间接防疫措施的口罩、隔离、环境消毒就显得尤为重要了。所以,我认为,口罩这个在疫情之初曾经被推上风口浪尖上的防疫物品还将继续地发挥着重要作用。

我认为,口罩已经成为了一个象征物。每天,大街小巷、商场超市里飘过五花八门的口罩,以及走过形形色色的戴口罩的人,构成了在这个特殊时期里满城的景致。等有一天,我们把新冠病毒完全地控制住,大家出门也不再戴口罩,“骑绿马(码)”了,现在的这些街头照片也就成为了所有人铭心刻骨的一段历史了。

万物美好 我在其中

■ 耿艳菊

夜里突然起了风,四点钟醒来,风还在呼啸,门窗被吹得“咣咣”响。天色昏暗朦胧,空气里凝结着寒凉,被窝里也冷兮兮的。

6点钟起床,风依旧在呼啸,屋子里空荡荡的透着冰冷。我把一家人的厚衣服都搬出来,看外面风的架势,今天大幅降温,要他们都穿厚点。洗漱、吃饭,忙忙碌碌一个小时后,内心和外在对寒冷的抵御都已准备就绪,我终于下楼出门。

推开楼道的门,置身在冷风里,竟觉得不怎么冷了,风也没有想象的大。另一个单元的门里也有人走出来,在我后面,似乎是自言自语:“还以为有多冷呢,磨蹭着不愿出去,也不怎么冷嘛。”也许是风虚张声势了,寒风风势,先在人心里设一层畏怯墙,而实际上冷并没有那么无情,冬天也没有那么凛冽。

很多事情不都是这样吗?怕是心理上的,置身其中也就无畏了,说不定还能遇见美的风景。虽然有“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的无奈,可是大自然也不赐予了“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那样苍茫壮阔的美吗?

转过那一排楼房,走到了小区的主干道上,我顿时被眼前的景象惊艳了。小区的主干道两旁密密地排列着很多高大的银杏树,经过大半夜的风吹,银杏叶落了一地,金黄一片,像美丽的地毯。小区里的保洁员张阿姨手里拿着扫帚在半空中荡着,东看看,西瞧瞧,扫帚一直没落下去。张阿姨看见我,解释着说:“你看看,这银杏叶多美,像画一样,我都不忍心清扫了,怎么这么美呢?”

是的,像画一样,是大手笔的自然才会绘得出的。从北门到南门,几百米的道上铺满了金黄的银杏叶,风还呼呼刮着,银杏叶还在飘落。走在这样铺了一层锦的路上,看看遇到的人,似乎每个人心情都不错。上班的、上学,平常这个时候大家都在赶时间,这天却不着急起来,不由自主放慢了步子,低头看落叶,抬头望天空,天空被风吹得空洞明亮。

此时,我想起一本书的名字来,叫《万物美好,我在其中》。同时,想起一句话:“人生在天地间,本来可选择的原不多,譬如春夏秋冬就不由你嫌寒憎暑,只要春天或秋天,但是你可使四季都成为好。”

四季本来就好,各有各的美。春秋温度适宜,阳春花开赏心悦目,清秋天高云淡,观景赏月,也有韵味。夏天暑热,却是植物生长最蓬勃的季节,冬天吹来寒风,才能让我们感受到无边落木萧萧下的壮美。很多人不喜欢冬天的冷冽,可是,正因为这冷冽,我们才能感受到午后暖阳的惬意、温暖,才能体会雪天清旷的美。

就像我们一辈子要走的路,鲜花满径也好,荆棘丛生也好,没有一步是多余的。

升旗仪式上的“不速之客”

■ 宋军

周一的早晨,学校全体师生照例举行升旗仪式。突然,一位老人气喘吁吁地跑来,他说要找校长,要给学校老师送锦旗,还要当着全校师生的面“讲个话”,全体师生一下子“懵了”。

这事还得从头说起。

9月2日,暴雨再次来袭,道路阻断,河水上涨,学校对面的漫水桥被咆哮的洪水淹没了。被洪水阻隔,放学后许多同学不能回家,二年级的郭可萱同学也是其中之一。正当班主任杨海燕老师妥善安排好她的食宿时,郭可萱突然肚子疼得很厉害。这可把杨老师急坏了,又是轻揉肚子,又是端杯热开水,还不停地轻声问道:“可萱,好点了吗?别怕,有老师在呢。”方法几乎用完,小可萱的肚子还是疼,额头上渗出了冷冷的汗水,精神也变得萎靡。

可萱的爸爸妈妈在成都上班,家里只有年迈的爷爷奶奶。简单商量之后,杨海燕拨通了可萱爷爷的电话:“爷爷,可萱现在肚子有点疼,你别着急,雨太大了,漫水桥过不了,你们呆在家里不要走动。放心吧,我们带她去看医生,随时和你保持联系。”

暴雨依然猛烈地下着,操场上、道路上全是浑浊的水,毫无方向地乱窜。顾不了那么多,给可萱看医生是天大的事。校长开车,杨海燕、杨建华两位老师在后排一人握着一只小手,另一只手上一下垫在小可萱的后背,小心翼翼地

护着她,急速前往附近的诊所。经过医生的诊治,可萱的气色好多了,肚子明显没有开始那么疼,医生还给开了药,老师们几颗悬着的心这才沉了下来。听到好消息,电话那端的爷爷奶奶已不成声,哽咽着,连声说道:“老师,谢谢你们啦。”

回到学校,两位老师不离可萱左右,打饭、端水、服药、添衣服,每一个细节都不放过,每一个动态都留心观察。晚上,住校的杨建华还把小可萱带回寝室,让自己的小女儿陪可萱睡觉。可萱好得很快,第二天就恢复了往日活蹦乱跳的模样,大家都开心地笑了,觉得一切都很好。

大雨停了,河水退了,可萱的爷爷奶奶来看孙女,一把搂住小可萱,激动的泪水哗哗地往外流,喃喃道:“孙儿,好了就好,好了就好。”爷爷手里还攥着一叠百元钞票,转身就往杨海燕的衣兜里面塞,嘴里不停地说着:“我是真心实意来感谢老师的,你们这些老师太伟大了,我儿子也说了,每人一份,必须收下。”“不行不行!爷爷,我们怎么能收你的钱,关心照顾学生是我们职责呀。”杨海燕“吓”得连连往后退。

最后通过反复交流沟通,爷爷终于“放弃”了给老师钱。回家的时候,爷爷撂下一句话:“过几天,我还会来找你们的!”

这才有了升旗仪式上的那一幕。



触摸秋天 周文静摄

无法省略的人生

■ 马亚伟

每每看到电影、电视中出现几个字:3年以后,或者5年以后,10年以后,我的心总会“咯噔”一下,仿佛觉得下一秒就会很突兀地来一次时光穿越,人便仓促地长大或者老去。主人公再次出现时,已是沧海桑田,所有故事都被时光戏剧性地忽略了。“多年以后”几个字,好像能把所有不合逻辑的发展都合理化,能把所有喜怒哀乐过往都省略掉。

几年的时光,真的可以省略成短短一行字吗?岁月里的悲喜忽略不提,人乘坐时光之母,百舸千帆一秒钟内飞掠而过,还没看到两岸风光,转瞬之间就到了人生的另一个码头。山河依旧,风烟迷离,你却早已不是过去的自己。

电影、电视的情节可以省略,可人生无法省略。看别人的人生,可以浓缩成一个故事,而我们自己的人生却是一秒钟一秒钟走过来的。

我们看不到别人的生活,总以为很多变化都是一瞬间的事。几年不见的一个孩子,突然高高大大出现在你面前时,你常常惊愕地说,呀,长这么大了!你没有参与到他的成长中,所以能够省略掉他成长中那些磕磕绊绊的故事,只觉得他是在一夜之间长大的。而对他自己来说,每一天都是无法忽略的。

人生的任何一段时光都无法省略。谁都遭遇过困境和痛苦,难熬的日子,我们总说,真希望一觉醒来,一切都过去了。还记得“烂柯人”的典故吗?说是晋代有个叫王质的,上山砍柴,看到有童子在下棋。他看了一会,起身要走时,却发现手中的斧柄都已经烂掉了。等他

回到村里,却发现一个人都不认识,原来都已经过了100多年,与他同时代的人都已经没有了。

事实上,时光不会为任何人停留片刻,每一秒都无法省略。一觉醒来,无法“一切都过去”,需要我们面对的事,没有一桩可以回避,即使是困顿难挨的日子,我们也会一点点熬过去。

我们总盼望快乐的时光多停留一会儿,痛苦的时光尽快过去,可事实正好相反,我们总是觉得,快乐的时光太短暂,痛苦的时光太漫长。其实时光未曾有丝毫改变,只是我们的感觉在变化。

人生路漫漫,每一步都要脚踏实地走下去。人生无法省略,我们每个人拥有的,都是一天天变少的时光。时光公平得有些残酷,就那么面无表情地存在着,你珍惜或者浪费,它都在那里,不增不减。所以我们常常慨叹,时光匆匆、岁月匆匆、人生匆匆。

人们用“白驹过隙”形容时光之快,一匹白马从缝隙间飞快闪过,快得让人心惊。时光风驰电掣,没有谁可以追得上。记得林清玄有篇散文叫《和时间赛跑》,当他意识到“明天还会有新的太阳,但永远不会有今天的太阳了”,就开始和时间赛跑,要赶在太阳落山之前跑回家,要做更多的事。他以为快跑几步,珍惜时间,生活会回馈给人更多的东西,时光就不会那么绝情。其实,跑得并不会让时间走得慢,珍惜时间、善用时间,才能充盈时间。

人生无法省略,每一个日子都属于自己。懂得珍惜,才能把短短的一生,活成一幅饱满鲜活的画卷。

青霜与暖红

■ 王太生

霜天,霜色迷蒙的天宇。这样的天气里,山河草木,经过霜染之后,一半黄、一半青。《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说:“九月中,气肃而凝,露结为霜矣。”撒一层薄薄的“细盐”,大地就有了咸的味道与寒的感觉。那些曾经湿漉漉的氤氲草木,开始“白露为霜”。

少年的青桐树,是站在一处老院子里的。青桐,不同于法国梧桐,树干青且直,是草木中的“土著”。霜蚀过的青桐,簌簌的树叶下面,掩着圆硬的青桐果,轮廓毛边的青桐黄叶,再经过阳光的过滤,手捏即破。

菊花初绽时的霜,又叫“菊花霜”。苏东坡诗云:“千树扫作一番黄,只有芙蓉独自芳。”只是现在菊花都搬到室内观赏,霜染的须瓣见得差不多了。我在黄山附近的山野,见到几丛野雏菊,秋霜凝结在菊叶上,寥寥数笔的写意风格,画过一个季节的疏疏痕迹。

老柿子树上的红柿子没剩几颗了,零星的叶子缀在枝上。父亲的柿子树,还是前几年别人拆迁时丢下的,父亲小心地把它移栽在楼下的花园里。老柿树挂果了,冷风中的红柿子早已没有了三四月里的青涩。“菊花霜”染过的红柿子,是自然的熟与甜。那棵千年银杏树上的金黄树叶,经过霜打,上面满是阳光的纹路。一阵西风劲吹,满世界翻飞的叶蝶,这一片扑朔迷离的金色,人立树下,宛若进入童话世界。叶落地上,轻盈无声,脚踩在上面,沙沙作响。

栎树的树叶通体褐黄,开始大片大片地凋落。栎树叶从天而降,它们在与空气的摩擦中会有声响吗?一个冷雨霜天,我在苏州的穹窿山上,看到被雨水淋湿的栎树叶,贴在冷峻的山石上。

染霜的树叶,开始泛黄变红。每年这时候,朋友老张要去皖南拍枫叶。天不亮,他就扛着几十斤重的器材上山了。这时候,东方泛着鱼肚白,远处的村

庄刚从睡梦中醒来,有一二缕炊烟飘荡。老张站在半山腰上,不停地拍,枫树杂叶掩映的粉墙黛瓦,色调渐渐稠厚起来。

朦胧的霜花,印在植物草叶上,几株老玉米烂在地里。霜打过的老玉米秆,有岁月的肃穆、沉静。曾经泡浆即破的嫩玉米,渐渐蒸脱水,风干成一颗颗硬如粒石、有着浮雕手感的老玉米。

霜打的青菜,愈发碧绿。寒冷的早晨,叶子上有一层薄薄的细晶粒。此时,田畴已然沉寂,高秆的植物没了几株。一垄青菜,依然吐露生机。

稻子收割后,散落下的稻草,遗留在稻田里,泛着金黄。清爽的稻草上沾一层淡淡的霜,几只麻雀在稻草上留下爪印子。

薄薄的青霜,落在一枚金黄的梧桐树叶上,叶片凝上霜花。寒霜凝结在稻草上,如果有人去草垛搬草,稻草一动,窸窸窣窣,霜花顷刻间破碎而散。

霜,是一个敏感物象。驿旅上,一个离家在外的人,无意中瞥见窗外植物草叶上的瑟瑟寒意,心底的乡愁便会弥散开来。

一个从深秋清晨走来的人,凉风中,挑着一担菜到集市去卖,头发、眉毛和胡须上,染上浓重的霜色。霜天草木状,对应着人间的俗世表情。

暖红,顾名思义,是暖暖的红。

大冷天,三两个人围炉小酌,红泥小炉中,炭火忽明忽暗,是一炉子暖红;几时在乡下,风箱灶灶下烤红薯,柴火灰堆的火光忽隐忽现,映照脸庞,呈现的也是暖红。

暖红有人间的暖,温暖的红。清代吴乔《围炉诗话》里说:“围炉取暖,爆栗煮,笑言举,无复咻。”生动家常的烟火味。

暖红是暖的,只有在冬天,人像旷野上的一棵烟树,饱吸寒气,才能深刻体会到,那是一种心理感受,氛围和色彩融入特定的温度、情境之中。

腹中饥,才知身上寒。深秋,我和朋友到山中采风,苍凉的风驱散胸口的温热,冻得直打哆嗦。黎明时在一农家用餐,一碗热腾腾的稀饭和一碟腌制的山辣椒。那次在山顶,拍山下粉墙黛瓦的古村落,随着日出东方,远山轮廓渐渐泛红,天青色的冷色调中,屠人一点点暖红。

暖红要在山里黄叶凋落时才显得好看。乡人把一串串红辣椒挂在窗棂、屋檐之下,房舍之间便有暖色,一屋子的栩栩生动。那户人家屋坪前,晾晒一竹匾的红辣椒,连同那棵乌桕树的红叶背景,让人恨不得伸出手来,抓住那抹暖红。

暖红还是澡堂门口的红灯笼。在家乡,从前澡堂门口挂一盏灯笼,笼着袖子的人冷得哆哆嗦嗦,蹙蹙地挟着衣物去泡澡。远远地,看到澡堂门口的红灯笼,便周身洋溢一股暖意,于是三步并作两步,直奔澡堂而去。那盏幽幽的红灯笼,在冷风中招摇,扑上澡堂内逸出的蒸气,便水汽氤氲了。

红辣椒磨成水辣椒,淋在臭干上也是暖红。儿时的冬天,油炸臭干的诱人香味,在冷风中传得很远。我们这个滨江小城,油炸臭干不同于浙江的臭豆腐,油炸臭干在滚沸的油锅里走过,像雨落树叶,哗哗作响,小孩子伸长脖子,站在炉边等出锅的臭干。卖油炸臭干的师傅用竹签戳着出锅的臭干,再淋上一遍水辣椒。食客咬一口,辣且脆香,周身暖洋洋的。

冷冬闲时,泡一杯红茶,坐在太阳底下读书。暖茶滋润咽喉,直抵五脏六腑。

冰雪天,园林水池里慢慢浮升的锦鲤也是暖红。此刻草木凋零,一片从水底缓缓上升的红色影子,给人一种视觉抚慰和心理暗示。

此外,梧桐黄叶凋落时,矮灌木里,暖红正艳,天竺子一簇一簇圆溜溜的圆果儿,看得人心里暖暖的。某天,我在公园散步,密集低矮的灌木丛间,有成千上万只鸟儿叽叽喳喳,走近一看,是火棘,成了寒鸟的美食。这些密密麻麻的圆果儿,不知什么时候从冬天的缝隙里钻出来的,点缀起萧瑟霜天的一点点暖红。

经历寒冷的人,才会懂得并欣赏暖红。那是冬天的温度、食物和色彩圆润搭配,结合而成的一种感觉与视觉之美。